

郁达夫

海外文集

郁
风
编

责任编辑：周健强

封面设计：海洋

郁达夫海外文集

YUDAFU HAIWAI WENJI

郁 风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25印张 445,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定价13.50元

ISBN7-108-00249-3/K·28

序

刘尊棋

今年是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中国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四十周年。千百万人民走向死难者的墓地，向他们默默致哀。在我国人民中间有一个惨死于日本法西斯匪徒之手的伟大作家，也是四十年前殉难去世，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他的坟墓，找不到他的尸骨所在！这就是“五四”以来的伟大文学家郁达夫。

郁达夫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一九一三年从长兄郁华去日本学习，将近十年后回国和同班同学郭沫若等合办《创造季刊》，后改为创造社，除短时间在北京、安庆、广州任教外，主要从事文学活动，出版了《沉沦》、《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进入三十年代后，先后发起和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八年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曾去徐州等前线慰劳抗敌将士。同年年底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之邀，任该报副刊编辑。在此后三年间他除即兴而写的旧诗以及少数游记外，没有写什么文艺作品，几乎倾

全力于编辑他主持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给日报、副刊写政论和杂文。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日本军队即将进占新加坡时，他才同胡愈之、汪金丁等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上小城镇避难。

他在流亡期间，不会当地通行的马来亚话，而又被发现会说很好的日本话，便被日本占领军强迫担任翻译。在这期间他利用“职务”掩护和解救了许多爱国华侨和印尼的进步人士，同时也收集了日本占领军虐杀无辜的大量罪证。后来他虽摆脱翻译职务，做了一个小酒厂的老板，日本宪兵队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人证”活到对他们进行战罪审判的时间，就在日本天皇已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战胜的联合国军队还没进驻苏门答腊他们所在地时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日本刽子手们从赵廉（郁当时的化名）家里把他叫了出去，杀死在那热带丛林中。

这个一代大文豪、伟大的爱国者，就是这样无声无迹地从人间消失了。当时郁达夫还不满五十岁。

对于文学家郁达夫的评价，在国内，凡是严肃的论断，都是比较公允的。这可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郁达夫选集》编选者丁易为这书写的序为代表。他写道：“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但就他的初期作品来说，这感伤颓废与其说是个人的牢愁悲痛，毋宁说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反抗。”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的《郁达夫论》一文里也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

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作假的困难。”

然而就在他以“感伤颓废”为主调的早期小说里，一九二三年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一九二四年写的《薄奠》，已经表现了达夫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了；稍后写的《出奔》，更是对于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赤裸裸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

尽管如此，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充分估价郁达夫对于中国旧社会的冲击和对于新文艺的贡献，倒是牢牢抓住他的“色情”、“颓废”之类的污痕作为他的烙印。“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偏激攻讦方法，不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开始的，早在中国左联成立之后不久，就作出对和鲁迅一道发起成立左联的郁达夫加以开除的决定。对于这件重大的错案，全国解放后至今没有给予平反的处理。只有当时左联常委之一的郑伯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这样回忆过：“左联很少开会员大会，但在初期……记得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一所小学里开过一次会，是临时召集的。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遂付表决。达夫因此和左联一时疏远。这事我深感内疚，觉得做得欠妥。以后事实证明，达夫始终倾向革命，和党有联系。我们根据片言只语，仓促作出决定，殊觉不符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主持这样的会议，

应负主要责任。”(《左联回忆散记》，刊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如果当时代表党领导左联工作的同志们也能象郑伯奇同志这样作出真诚的检查，即使晚到全国解放以后，对于郁达夫的错案也会起到“平反”的作用。可惜没有。

另一方面，全国解放后郁达夫的作品出版和发行都很少，图书馆也很难借到他的书，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不知郁达夫为何许人！

鲁迅曾说过，既要论文，“就要顾及作者全人”。人们对于文学家郁达夫已经知道得很少，很片面，至于他后来放下小说写作，用他那支笔作为投枪和匕首来夜以继日地写出大量的政论和杂文，知道的人就更少了。自从他出国到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后，直到他离开新加坡流亡到印尼为止，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年内，已经知道他发表在《星洲日报》及其它报刊上的散文有四百多篇。

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经过仔细核正将他这三年左右在新加坡写的散文共二百二十二篇，分为三类编辑成书——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这二百多篇散文给所有对郁达夫这个“全人”缺乏了解或只有曲解和误解的人，提供了极宝贵的认识。

达夫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生活环境中写的这些文章。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中国巩固和扩大它的占领，建立伪政权，威逼利诱蒋介石同它和谈妥协，中国共产

党则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中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国际上，德、意、日形成反共轴心，积极准备在中东会师。新加坡的华侨爱国抗日情绪是普遍的，但侨领宗派之间很不团结，而国民党的“海外部”又挑拨离间，排斥异己。在这个环境中的达夫，物质上虽然比较宽裕，精神上却是很枯寂的。比不上当时在国内的郭沫若和同样从文学家转上新闻战线的夏衍，他们有强大的共产党在那波涌云诡中斗争可得到及时的向导和后援。达夫在“万里投荒”的战场上却是孤军奋斗，没有依靠。他又不是一个善于靠剪贴资料和拾人牙慧来写文章的人。要他三天写一篇社论，两天写一篇杂文，是使他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拚搏。然而他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学生时代的社会科学素养，和横溢的文学家才华，下笔千言，写下了那么多政治诗篇！

现在回顾达夫在四十多年前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评论，有几点可以吸取永恒教益的：

一，对中国抗日战争，无论前方后方发生多少令人沮丧、灰心的事，他都保持高度的乐观主义，发挥了富有说服力的观点；

二，对于敌情的分析，他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

三，在文艺领域中他不拘小节，顾全大局，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他扶持，奖掖青年华侨文艺工作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一日于北京

编者注：

关于郁达夫退出左联事，据郁达夫本人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提到，他参加左联后由于“不适合于这些工作”而宣布辞职，并说“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帮忙，也着实不少。”所谓不适合的工作，当系指“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之类。在茅盾先生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他因不赞成这样的工作而不去参加左联的这些活动。又据夏衍同志说，他不记得左联有开除郁达夫的事，可能是郑伯奇主持的那次临时召开的会，他没有参加。

编者前言

这是从一九八四年秋开始直到一九八五年五月基本编成的书。承范用同志和三联书店的支持，原拟配合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而出版，但由于我交稿较迟，印刷来不及而搁置。

刘尊棋同志在写了一篇切中要害的长文《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载《文汇月刊》一九八五年三月号）之后，又欣然为本书写了序文。刘尊棋同志是当年与郁达夫同在新加坡新闻战线上并肩作战的战友，然而他并非从知友的角度，而是从历史和时代的角度对郁达夫作出评价和论断的。这篇序文和我写的《关于郁达夫海外文集》曾为纪念而发表于一九八五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同时发表了新加坡大学王慷鼎、姚梦桐先生的《郁达夫南游作品总目初编》，以致不少研究郁达夫的理论工作者和读者不断来信询问，如今终于要出版了。

五十年代仅出版过薄薄一本收有八篇小说六篇散文的《郁达夫选集》，直到八十年代才陆续出版了诗词抄、小说集、游记散文，十二卷《郁达夫文集》，厚厚的两本《郁达夫研究资料》和《郁达夫纪念文集》，以及好几本传记、评传、评论

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发展了。然而所有的传记和评论，由于缺乏海外七年的资料，说到盖棺论定的晚年只能一笔两笔轻轻带过。

如果从创造社成立的一九二一年算起，到郁达夫殉难的一九四五年，一共也不过二十四年，这将近三分之一的海外七年是不算短的，也是最重要的。

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评论家也是要靠作品来进行研究和作出论断。从一九七九年我开始写了《三叔达夫》的时候，就是为了“象他那样一个赤裸裸来去的率真的作家，如果不能以他全部的本来面目留存在人们心中，留存在文学史上，再过百年以后，就将是不可挽回的遗憾了。”我当时认为比重版郁达夫的小说旧作更重要的是，应出版一本国内从未发表过的海外文集，我期待着出版社的重视和比我强十倍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来搜集编辑。后来果然有陈子善同志和王自立同志与花城出版社合作搜集了不少海外作品编入了十二卷全集，这是很大的贡献。

然而始终没有一本专为填补空白的海外文集。

这期间我手中有一些从香港买到的当地和新加坡、台北出版的以及日本寄来的郁达夫海外著作。一九八三年初，和新加坡大学姚梦桐先生通信，不断了解到新加坡学者在搜索郁达夫南游作品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并于一九八四年四月收到王慷鼎、姚梦桐先生新发现的四十篇佚文的复印件。不久，一九八四年七月又收到新加坡方修、连奇先生寄来他们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合编的风云出版社出版的

《郁达夫佚文集》。所收三十六篇社论都未曾在国内发表，其中三十二篇是与王、姚所寄复印件相同的。至此，我决心动手编一本海外文集。当然，由于自己的学识能力和其他客观条件所限，遇到不少困难，因而推迟了出版，这里就不一一诉说了。

本书共收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新加坡和少数在香港发表各类散文二百二十二篇，在流亡印尼期间已不可能发表任何作品，这里只收有一篇写于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遗嘱》。编选的宗旨是让国内读者比较集中完整地看到一位一生中不断被误解、歪曲的五四新文艺创始人之一的作家，在盖棺论定的晚期，在远离祖国迄今鲜为人知的几年间，究竟写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心里想的是些什么，思考和关心什么问题。在那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怎样从一个被称作颓废派的作家成为不折不扣的革命战士，在国际、国内、海外的复杂环境里，他站在什么位置上拼搏，以生命为代价，作出了什么贡献。

因此，编辑方针和分类排列方法都服从于这一宗旨。不从形式体裁上作过细的分类（如花城全集和研究资料分为论文、杂文、序跋、日记、书信、宣言、编者按、启事……等十七类），而只从文章的内容性质大致分为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三大类，每一类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可以比较系统的看到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和作者的思想脉络。不从今日的观点来定文章的取舍；而是将代表他多方面的思考和作为的文字兼容并蓄，只是将事务性的、酬酢性的以及重复论

点的删除，诗词不录。计政论八十三篇，其中国内首次发表的四十四篇；杂文散文五十五篇，国内首次发表的三篇；文艺杂论八十篇，国内首次发表的四篇；其他四篇，国内首次发表的一篇。凡在国内首次发表的均在文末出处中说明。这样，海外前期三年半中发表的较重要作品，绝大部分都收录在本书内了。

郁达夫的文学生命是以诗开始，以诗告终的。当他在印尼流亡的最后的黑暗里，隐姓埋名，周旋于敌人、汉奸和侨民之间，与战友也只能保持一定距离，以他那样不愿作假的人，一生拿惯了笔而这时再也不能写作，又按不住胸中沸腾的爱与恨，其惨痛的苦楚是难于忍受的，唯一的寄托便是将心中情思熬炼成诗，以诗自遣，以诗会友，以诗明心迹。然而遗憾的是除了胡愈之先生在流亡期间记录下的十一首和其他流传的海外诗作均已收入一九八一年浙江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之外，极少新的发现。因此在郁达夫海外作品中，诗虽重要，本书也不作为一类而收录了，仅附录十五首代表海外晚期三年半流亡生活的千古绝唱，作为本书主文的结尾。

最后，必须大书特书的是，要感谢新加坡学者这许多年来在搜集、整理、研究、出版郁达夫南游作品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没有他们的认真的工作我们是看不到这本书的。最近的如《郁达夫佚文集》中三十六篇社论和王慷鼎、姚梦桐新发现的数十篇，全部是从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所藏战前报纸的显微影片胶带中得来的，要把它变成可读的文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琐碎而麻烦的工作。要先查考郁达夫在

任的日期和可能写稿的报刊，全部放大影印下来，再从中辨认挑选。据连奇说：“尤其是方修先生，更把每一张影印本都用水冲洗一遍，把上面的显影剂洗去，然后再一张张晾干，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影印本会发黄，以致字迹更模糊不清”。要知道他们做这事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劳动和费用是没有人为此付给报酬的。弄出来之后，为了向读者负责，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旁征博引作出考证，证明这些未署名文章确系郁达夫所作。连奇先生在佚文集前写了两万字的长序，从他一贯的思想脉络、理论依据、中心特点、以至惯用词语、特殊译名等方面来论证，再加上考证报社中人事调动的准确时间，如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底到十月，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到九月尾，正是关楚璞、俞颂华、潘公弼等离职和接替主笔岗位的间隔时间，也正是郁达夫代写社论的时间。方修先生在序文中说：“即使没有连奇先生这一篇论析周详、雄辩无比的考证长文，所有经常阅读郁达夫作品的朋友也都会从这些疏影横斜、摇曳多姿的文字中，轻易地看出那确是郁的才子之笔”。我同意他的说法，这批社论确出自郁达夫手笔是毫无疑问的。

还要感谢日本学者稻叶昭二、伊藤虎丸、铃木正夫等先生最早搜集郁达夫海外作品编成郁达夫研究资料和续集三册，以及为调查郁达夫死因所作出的贡献。

经过两年的搁浅，本书终于将要发排问世了，再次感谢范用同志和三联书店的支持。本书在编选之初，承郁隽民、黄鸣同志参与搜集、核对、抄录，以后周健强同志作为责编

更是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疏漏与错误之处,诚恳地希望得到指正。

郁 风

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二日

目 录

序.....	刘尊棋 1
编者前言	郁 风 1

政论(一九三八——一九四一)

抗战周年.....	3
政治与军事.....	5
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	9
西方的猴子	11
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13
财聚民散的现状.....	16
估敌	18
第二期抗战的成果	23
和从哪里讲起?	28
日本的议会政治.....	31
抗战中的教育	35
看英将妥协至若何程度	38
倭敌已在想绝计了	40
抗战两年来的军事	43

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	48
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	53
“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	57
纪念“九一八”	60
敌人的文化侵略	63
关于宪政	66
美倭之间	69
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	72
勿骄勿馁的精神	75
敌军阀的讳言真象	77
粤桂的胜利	79
永久的和平	81
错综的欧局	83
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85
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	87
欧战扩大与中国	89
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	91
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93
意大利参战与敌国	97
今后的世界战局	99
敌人对安南所取的策略	101
田中奏折与近卫国策	103
密锣紧鼓中之东西战局	107
“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	111